

林慶彰 主編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 輯刊

花木蘭
文化出版社
出版

中國學術思想

研究輯刊

十七編

林慶彰主編

第28冊

阮元學術思想研究(下)

孫廣海著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阮元學術思想研究（下）／孫廣海 著——初版——新北市：花
木蘭文化出版社，2013〔民 102〕

目 2+252 面：19×26 公分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十七編：第 28 冊）

ISBN：978-986-322-418-1（精裝）

1.（清）阮元 2.學術思想

030.8

102014781

ISBN-978-986-322-418-1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十七編 第二八冊

ISBN：978-986-322-418-1

阮元學術思想研究（下）

作 者 孫廣海

主 編 林慶彰

總 編 輯 杜潔祥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七二號十三樓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sut81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封面設計 劉開工作室

初 版 2013 年 9 月

定 價 十七編 34 冊（精裝）新台幣 60,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阮元學術思想研究(下)

孫廣海 著



目次

上 冊

序 張雙慶

第一章 前 言	1
第二章 阮元研究概述	5
第一節 研究阮元的意義	5
第二節 阮元研究的回顧	10
第三章 阮元的生平和著述	33
第一節 阮元的家世	33
第二節 阮元的籍貫	44
第三節 從出生到揚州求學時期	45
第四節 阮元的仕宦經歷	50
第五節 怡志林泉的晚年	54
第六節 阮元的家居生活	57
第七節 阮元的個人形象	62
第八節 阮元著述知見錄	74
第九節 阮元著述考釋	90
第十節 阮元著述年表	107
第四章 阮元學術思想綜論	117
第一節 阮元的學術淵源	117
第二節 阮元對清代前期學術的評論	136
第三節 阮元對漢、宋之爭的態度	146
第四節 阮元的義理之學	162
第五節 阮元的經世思想和實學觀	167
第六節 阮元汲取西學的經世動機	178
第七節 阮元對時務的意見	180
第八節 阮元研究禮學的經世意義	190
第九節 阮元論清儒學術	232
附錄一 清代以還主要目錄所收三禮學書籍 一覽表	238
附錄二 儀徵後學禮學研究	241
附錄三 阮元對清儒的評論簡表	245

下 冊

第五章 阮元對清代學術的貢獻	269
第一節 阮元對學術研究的貢獻總論	270
第二節 阮元對經史之學的研究	274
第三節 阮元對金石曆算學的研究	292
第四節 阮元的方志學	300
第五節 阮元對文學及藝術的研究	304
第六節 阮元整理典籍的貢獻	318
第七節 阮元推動書院教育的作用	327
第八節 阮元對後學的影響	334
第九節 阮元對朝鮮學者的影響	340
第六章 結 語	343
第七章 附 錄	353
一、阮元生平大事年表	353
二、阮元年譜補訂	360
三、阮元佚著輯錄	387
四、阮元人際網絡	417
五、阮元文物遺蹟簡表	443
參考書目	453
甲、阮元著述	453
乙、清人論著	455
丙、清人筆記、年譜、方志	461
丁、工具書、目錄學、文獻學	465
戊、民國以還論著	475
己、中文論文	491
庚、日文論著	509
辛、英文論著	511
《阮元學術思想研究》出版後記——我的博士夢	515

第五章 阮元對清代學術的貢獻

阮元對清代學術的貢獻，成就非凡，可說是昭昭在目而又永垂史冊。筆者試用以下各節，嘗試作一較詳細的歸納和說明。

第一節排比阮元學術研究的貢獻，並且歸納為四項：提倡文化，推廣學術；整理典籍，提倡刻書；興學教士，獎掖人才；羽翼經學，調和漢、宋。阮元的經術和政事二端，確實可作為後人的楷模。

第二節探討阮元經史之學的研究，包括了阮元的經學研究、史學研究、性道之學的研究、考據學研究、訓詁學研究、校勘學研究和文字學及聲韻學研究等七個方面。『推明古訓，實事求是』是阮元經史之學的宗旨。阮元的性道之學，則包括四個方面：弘揚孝道、主張節性、提倡慎獨和倡讀《孝經》、《論語》。阮元「淹貫群書，長于考證」，對古代器物及一些古文字的考釋，阮元創獲殊多，而又能言人之所未言。對清代小學的貢獻，阮元亦同時佔一重要的席位。

第三節發明阮元的金石學及曆算學的研究，阮元自述研究青銅器及碑刻銘文「有十事焉」；而由於主編《疇人傳》的關係，使得阮元在中國科學史上，留下赫赫的大名。阮元對天文學、曆算學的研究，成就了他「中法原居西法先」的學術主張。

第四節，從阮元方志學的序跋文與及阮元修纂地方志的成果來審視阮元的方志學研究。《廣東通志》和《雲南通志稿》都是由阮元帶頭編纂的方志學巨著。

第五節，從阮元的書畫學研究、文選學研究、駢文學研究、詩論研究、文論研究等五個方面，綜述阮元對文學及藝術研究的貢獻；同時考查阮元各

種文學及藝術研究的活動。總言之，阮元一生的文學或藝術研究活動，離不開以揚州、杭州、廣州及北京等四地，為其活動之中心。

第六節分從阮元編書、刻書的概況、阮元的目錄學及輯佚學、後人對阮元整理典籍的評語三個方面，論述阮元整理典籍的貢獻。

第七節分從阮元推動書院教育的作用、詁經精舍及學海堂研究論著目錄和後人對阮元推動書院教育的評語三部分，論述阮元推動書院教育的作用。

第八節試從三方面論述阮元對後學的影響：一、阮元大力推動清代文化事業之發展，興學教士，獎掖人才；編纂校勘，撰述刊刻，不遺餘力。二、阮元創辦書院，刻印經書，所要大大推動的是漢學；所矯正的是只顧科舉，疏忽經史實學的歪風，要達到的是「倡學術以正人心」的終極理想。三、阮元這種興學教士，倡文化，推崇經史實學的精神，其所影響，非止於身故，實流披於後世。

第九節，從阮元和朴齊家、金正喜、丁若鏞三位朝鮮近代實學思想家的接觸，探討阮元對朝鮮學術的影響。

總的來說，由阮元其所做的一切文教事業和成績來看，他學問淵博、興學育才、扶掖後進、無怪乎能對清代的學術，作出了特殊的貢獻，更為十八、十九世紀的中華文化史，增添了一筆豐富的文化遺產。

第一節 阮元對學術研究的貢獻總論

阮元對於學術研究，始終保有一種尋根究柢、問學不分年輩或早晚的精神。保有這種孜孜不倦的求學態度，和他在學術研究上所獲取的成就或貢獻，是分不開的。就正如阮元說：「嘗謂為才人易，為學人難；為心性之學人易，為考據之學人難；為浩博之考據易，為精核之考據難。元自出交當世學人，類皆始擷華秀，既窮枝葉，終尋根柢者也。……嗚呼，士人所學，苟一日得見根柢，何晚之有？」〔註1〕看看晚清目錄學大家張之洞（1837~1909）的讀書心得：「讀書欲知門徑，必須有師。師不易得，莫如即以國朝著述諸名家為師。大抵徵實之學，今勝於古。……知國朝人學術之流別，便知歷代學術之流別。」〔註2〕如果張之洞沒有誇大清代學人的治學心得，他對阮元學問的通

〔註1〕阮元：〈桂未谷 晚學集序〉，《小滄浪筆談》卷1（清嘉慶七年，浙江節院刊版），頁16~17。

〔註2〕張之洞著，陳居淵編，朱維錚校：《書目答問二種》（香港：三聯書店，1998

觀博洽，就和龔自珍評阮元有頗相類似之處了。因為張之洞加之於阮元的榮譽包括：漢學專門經學家、小學家、算學家兼用中西法、校勘之學家、金石學家和駢體文家等。

對於阮元學術研究的貢獻，從民國時代開始至今，評論者大不乏人，筆者在此摘錄十家以歸納言之：

一、蕭一山（1902～1978）：

「阮元少焦循一歲，清代羽翼經學之功臣也，而其學識之博，則王昶、畢沅、朱筠輩所遠不逮。——惟阮氏之有功於清代學術界者，尚不盡在本人之作品，而在其能提倡文化，獎勵經學，在浙則立詁經精舍，在粵則立學海堂，延名流以課士子，其影響於當時學風至鉅，而又先後提倡刻書，尤於文化有莫大裨益，皇清經解其最著者也。」〔註3〕

二、張舜徽（1911～1992）〈揚州學記〉云：

「在清代學者中，阮元是一位年少早達，位極人臣的顯宦。他所不同於其他封建大官僚的地方，便是憑借自己的地位，積極提倡學術研究，作了不少編書、刻書的工作。」〔註4〕

三、戴逸（1926～ ）：

「阮元積極提倡學術研究，校刊、編印書籍，設立書院，獎掖人材。」

〔註5〕

四、馮爾康（1934～ ）：

「清嘉慶、道光時期少有名臣，除林則徐之外，陶澍、英和與本文所要評述的阮元尚有所成就。阮元，字伯元，號芸台，他以著作家、刊刻家、思想家著稱，在文化方面有一定貢獻。」〔註6〕

五、瞿林東（1937～ ）：

「阮元能夠在清代學術文化史上做出貢獻，一是他少治六經，出於對經

年7月），頁264。

〔註3〕 蕭一山：《清代通史》（北京：中華書局，第二冊，1986年9月），卷中第十三章，乾嘉時代之重要學者（下），頁717～718。

〔註4〕 張舜徽：《清儒學記》（濟南：齊魯書社，1991年11月），頁443～459。

〔註5〕 戴逸：《漢學探析》，《履霜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7年3月），頁108～109。

〔註6〕 馮爾康：《清代名臣阮元》：載北京《故宮博物院院刊》，（1989年第1期），頁17。

學的愛好和推崇；二是少年得志，借助於他的官僚的身份和聲望；三是他善於做學術組織工作。沒有這三個條件的結合，阮元在清代學術史上的地位將是另外一種樣子。他的學術組織工作，包括：講學、撰述和刻書三個方面，在乾、嘉、道年間學術文化的發展中成爲萬流傾仰的事業。」〔註7〕

六、陳祖武（1943～）：

「阮元一生爲官所至，振興文教，獎掖學術，於清代中葉學術文化的發展做出了卓越的貢獻。」〔註8〕

七、郭明道（1949～）：

「在有清一代，像阮元這樣全力傳播文化，倡導學術和培育後進，作用之大是很難找出第二個與之相提並論的，稱他爲巨擘，是當之無愧的。」〔註9〕

八、黃愛平（1955～）：

「乾、嘉、道年間，阮元不僅以其在經學、小學、金石、書畫乃至天文曆算等各方面的湛深研究和獨特貢獻聞名於時，而且憑藉學者、官吏一身二任的有利條件，努力提倡學術，獎掖人材，整理典籍，刊刻圖書，大大推動了漢學乃至清代文化事業的發展。」〔註10〕

九、余新華（1965～）：

「阮元一生位高爵顯，但與一般官僚不同，在政事之暇，阮元尚潛心於學術事業，主持風會數十年，被海內學者奉爲『山斗』。阮元的學術活動有：1、提倡學術，獎掖人才。2、整理典籍，刊刻圖書。」〔註11〕

十、陳東輝（1966～）：

「阮元不但在學術上有很深的造詣，更爲難能可貴的是，他憑借自己的地位和力量，積極倡導學術研究，熱心於編書、校書和刻書工作。……阮元

〔註7〕 瞿林東：〈阮元和歷史文獻學〉，載白壽彝主編：《清史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0年8月），頁609。

〔註8〕 陳祖武：〈阮元與《皇清經解》〉，載臺灣：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編：《第三屆國際清代學術研討會論文集》，（1993年11月），頁77。

〔註9〕 郭明道，田漢雲：〈清代傳播民族文化的巨擘——阮元〉，載《揚州師院學報》（社科版）（1988年第3期），頁143～153。

〔註10〕 黃愛平：〈阮元學術述論〉，載《史學集刊》，（1992年第1期），頁36。

〔註11〕 余新華：〈中國歷代思想家：阮元〉，載王壽南主編：《中國歷代思想家》十六（臺北：商務印書館，1999年8月），頁236～238。

在振興文教，培養人才方面亦功績卓著。」〔註12〕

綜合以上十家的評述，對阮元學術研究的貢獻，可以歸納為以下四方面：

甲、提倡文化、推廣學術

阮元在杭州創辦詁經精舍，在廣州開辦學海堂，啓迪一代學風。正如王章濤所云：「（書院）不講八股制藝，而是開設十三經、四史、《文選》、杜詩、韓文、朱子書等各種專題課，指導學生掌握「小學、經學、史學、文學、數學、天文、曆法、地理諸領域的知識，還教授工程技藝，金石書畫等技能，培養了一大批學有專長的青年學者。」〔註13〕

乙、整理典籍、提倡刻書

陳東輝考出：「自乾隆五十八年（1793）始，阮元陸續編纂，刻印了《經籍纂詁》106卷和《皇清經降》1400卷等大型書籍。——阮元在嘉慶年間主持編寫了《十三經注疏校勘記》243卷，聘請了段玉裁、顧廣圻等著名學者參加。——嘉慶二十一年（1816）秋天，刻成《十三經注疏》416卷。——阮元於嘉慶二年（1797）開始編纂《疇人傳》，其間得到當時學者李銳、周治平、錢大昕、凌廷堪、談泰、焦循的幫助，嘉慶十五年（1810）完稿。除上述以外，阮元還編刻了《淮海英靈集》、《兩浙輶軒錄》、《江蘇詩徵》等江浙詩集，輯刻《詁經精舍文集》14卷、《學海堂初集》16卷，輯錄《國史儒林傳》6卷，修纂《天一閣書目》，編錄《十三經經郭》100餘卷，重修《廣東通志》150卷，撰《石畫記》4卷，纂集《皇清碑版錄》等等。」

〔註14〕

丙、興學教士、獎掖人才

王愛平指出：「督學時，士有一藝之長，無不獎勵。能解經義及工古今體詩者，必擢至於前。總裁會試，合校三場文策，積學之士，多從此出。如精通經學的張惠言、長於小學的王引之、深研天文算學的羅士琳、精於金石的李遇孫、擅長目錄學的周中孚、熟於詩古文辭的張維屏等等，都出自阮元門

〔註12〕 陳東輝：〈阮元的學術地位與成就〉載《杭州師範學院學報》，（1991年第3期），頁32~37。

〔註13〕 王章濤：〈阮元與揚州學派〉，載《揚州研究——江都陳軼群先生百齡冥誕紀念論文集》（臺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6年8月版），頁320。

〔註14〕 陳東輝：〈阮元編刻書籍考略〉，載《古籍整理研究學刊》，（1997年第3期），頁5~8。

下，或曾入詁經精舍、學海堂研習。」〔註15〕

丁、羽翼經學、調和漢宋

羽翼經學，調和漢宋方面，朱維錚認為：「阮元是漢學家，但隨著主持各省的教育、行政和大區軍民政務的閱歷日增，就越發傾向於調和漢、宋。」

〔註16〕

第二節 阮元對經史之學的研究

一、阮元的經學研究

清宣宗道光三年（1823年），阮元為自己的《學經室集》撰寫序言說：「余三十餘年以來，說經記事，不能不筆之于書。……今余年屆六十矣，自取舊帙，授兒子輩重編寫之，分為四集。其一則說經之作，擬于賈、邢義疏，已云僭矣，十四卷。——室名『學經』者，余幼學以經為近也。余之說經，推明古訓，實事求是而已，非敢立異也。」〔註17〕

道光十九年（1839年），自稱節性齋老人的阮元再為自己的《學經室續集》寫序，他說：「至七十六歲，予告歸田，以所積者，刻為續集，不肯索序于人，祇于此自識數言，以明己意而已。前集所自守者，實事求是四字，此續者，雖亦實事求是，而無才可矜，無氣可使，無學可當考據之目，敵然退然，自命為卑毋高論四字而已。」〔註18〕於此亦可見阮元個性的謙厚。

話說得最清楚不過的了，『推明古訓，實事求是』是阮元經學著作的宗旨。在阮元的心目中：「聖賢之經，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又謂「士人讀書當從經學始，經學當從注疏始，空疏之士高明之徒讀注疏不終卷而思臥者，是不能潛心孳索，終身不知有聖賢諸儒經傳之學矣。」〔註19〕

時人對阮元提倡經學的不遺餘力，也不其然生出一種由衷的敬意。以下

〔註15〕 同註10，頁37。

〔註16〕 朱維錚：〈清學史：漢學與反漢學一頁（上）〉，載《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1993年第5期），頁55。

〔註17〕 阮元：《學經室集》自序（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5月），頁1。

〔註18〕 阮元：《學經室續集》自序，叢書集成初編，（上海商務，1935年12月），頁1。

〔註19〕 阮元：〈重刻宋版注疏總目錄〉，《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及識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6月），頁2。

援引數例，以佐說明：

1826年，南昌府學教授朱華臨《重校宋本十三經注疏跋》云：「宮保（阮元）尊經教士之心，歷十餘年而不倦，隔數千里而不忘，而宇內好古之士，旁搜博採，相與正訛糾繆，豈非經學昌明之盛事哉。」〔註20〕

1829年9月，廣東督糧道夏修恕撰《皇清經解序》說：「道光初，宮保總督阮公，立學海堂於嶺南以課士，士之願學者，苦不能備觀各書，於是宮保盡出所藏，選其應刻者付之梓人，以惠士林。委修恕總司其事，修恕為屬官，且淑於公門生門下，遂勉致力。宮保以六年夏，移節滇黔，修恕校勘劄劄四載始竣，計書一百八十餘種，度板於學海堂側之文瀾閣，以廣印行。不但嶺南以此為注疏後之大觀，實事求是，即各省儒林，亦同此披覽，益見平實精詳矣。」〔註21〕

道光九年（1829年）九月九日，阮元弟子嚴杰於督糧道署撰《皇清經解總目》卷首云：「宮保阮師，素以經術提倡後學，嘉慶二十二年，奉命總督兩廣，數載之間，百廢具舉，於粵秀山麓建學海堂，為課士之所取。國朝以來解經各書，發凡起例，酌定去取，命杰編輯為《皇清經解》，是編以人之先後為次序，不以書為次序，凡見於雜家，小說家及文集中者，亦挨次編錄，計一千四百卷。——經術之盛，洵無過於昭代矣。」〔註22〕

阮亨（仲嘉）乃阮元之弟，曾撰《瀛舟筆談》十二卷，「用以紀述其伯兄文達公事業，學術，文章，行誼，家世，交游者」〔註23〕阮仲嘉評論阮元的經學云：「兄早歲治文章，尤挈經義，嘗手校《十三經注疏》。」〔註24〕

至於阮元的弟子張鑑，對其師在經學修養的理解，最為透徹，在《掣經室文集序》，張鑑回憶阮元的教誨時說：「師嘗誨鑑曰：『修學好古，實事求是，此漢人樸實之學也；難者勿避，易者勿從，此魯儒精博之學也』蓋師綜核九流，神識超邁，溯文字之原，探名物之始，以希達於道德，成一家之說；故其要言精義，疏通經證，則有若賈公彥，孔穎達，遣詞紀事必資後人考證者，

〔註20〕 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10月），頁2。

〔註21〕 阮元：《皇清經解》庚申補刊本，卷首總目（清光緒九年，廣州學海堂本360冊），頁18。

〔註22〕 同註5。

〔註23〕 梁啟超：《飲冰室書話》（吉林：時代文藝出版社，1998年2月），頁440。

〔註24〕 阮亨：《瀛舟筆談》，卷7，頁1。

始著於篇雅，不欲以空疏無據者，貌擬古人，是以集中說經之文爲多；說經之道，以平實求其是，言昔人所難言而不言所易言；至於詠世德，誦清芬，造士拯民，修政靖寇，亦於此可考見焉。曰擘經室者何？早年慕錢辛楣先生潛學堂之名而名之者也。」〔註25〕

有清中葉，學者治經的風氣確實蔚然成風，阮元說：「今學者皆治十三經，至兼舉十四經之目，則大戴禮記宜兼治矣。」〔註26〕阮元又說：「經非詁不明，有詁訓而後有義理，許氏《說文》以字解經，字學即經學也。」〔註27〕；「聖賢之道存于經，經非詁不明。」〔註28〕由此可證，阮元深信：訓詁是爲義理服務，詁經是爲了掣索經書中的義理，此學者不可不知。

道光十二年（1832年），當時出任兩廣總督的阮元，爲江藩的《經解入門》撰序，稱是書之大旨約分三端：「首言群經之源流，與經學之師傅，端其本也；言讀經之法，與解經之體，審其業也；終言說經之弊，與末學之失，防其惑也。」〔註29〕芸臺教人治經入門之蹊徑，由此而得見。

總的來說，阮元在經學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南海伍崇曜（1819～1863）先生是阮元的知音人，伍氏在《詩書古訓》的跋言，可作爲阮元對經學貢獻的總結。伍崇曜說：「（阮元）著撰等身，尤湛深經學，所著《擘經室集》等若干種，外如《十三經校勘記》、《經籍纂詁》、《十三經經郭》、《疇人傳》、《金石志》等書，皆卷帙浩繁，而手自發凡起例，鉤元舉要，考訂甚詳，又嘗刻《宋十三經註疏》、《皇清經解》諸巨冊，普惠天下學者，洵一代偉人也。」〔註30〕

二、阮元的史學研究

嘉慶15年（1810年），47歲的阮元遷侍講兼國史館總裁，他在翰林院侍講任內撰《擬儒林傳稿凡例》，此稿至1812年8月，阮元改任漕運總督時才交出。阮元爲經學家或理學家立史傳時，並沒有把他們分開，芸臺說：

〔註25〕張鑑：《冬青館甲集》卷5，叢書集成續編 集部 134，（上海書店，1994年6月），頁249～250。

〔註26〕阮元：〈孔檢討廣森大戴禮記補注序〉，同註1，頁249。

〔註27〕阮元：《定香亭筆談》，卷4（揚州阮氏琅嬛仙館版），頁1。

〔註28〕阮元：〈西湖詁經精舍記〉，同註1，頁547。

〔註29〕江藩：《經解入門》敘言，方國瑜校點本（天津古籍書店，1990年6月），頁2。

〔註30〕阮元：《詩書古訓》，卷6（粵雅堂叢書本，第11集），頁5143。

「《史》、《漢》始記儒林，《宋史》別出道學，其實講經者豈可不立品行，講學者豈可不治經史，強為分別，殊為偏狹。國朝修《明史》，混而一之，總名儒林，誠為盛軌，故今理學各家與經學並重，一併同列，不必分歧，致有軒輊。」〔註31〕作為當時國史館的總裁，阮元修史的立場是：不分漢學，宋學，務求持平。芸臺《擬國史儒林傳序》說：「臣等備員史職，綜輯儒傳，未敢區分門徑，惟期記述學行。自順治至嘉慶之初，得百數十人，仿《明史》載孔氏於儒林之例，別為《孔氏傳》，以存《史記·孔子世家》之意」〔註32〕由阮元二子阮福的案語可見，阮元修撰《清史稿·儒林傳》的義例謹嚴，其內容乃遍錄群書而成。阮福云：「家大人撰儒林正傳附傳百數十人，持漢學，宋學之平，群書採集甚博，全是裁綴集句而成，不自加撰一字。因館中修史，例必有據，儒林無案據，故百餘年來人不能措手。家大人謂群書即案據也，故史館賴以進呈。」〔註33〕

阮元的史學觀，以下分而論之：

其一，史家與小說家相通：阮元為李斗的《揚州畫舫錄》撰序時說：「或有疑其采及瑣事俗談者，元謂長安志敘及坊市第宅，平江紀事兼及仙鬼詼諧俗諺，此史家與小說家所以相通也。」〔註34〕

其二，吉金鼎彝可以證史：阮元《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序》云：「宋人圖釋各書，反能流傳不絕，且可家守一編，然則聚一時之彝器摹勒為書，實可使一時之器永傳不朽，即使吉金零落無存，亦可無憾矣。平湖朱氏右甫，酷嗜古金文字，且能辨識疑文，稽考古籍國邑大夫之名，有可補經傳所未備者，偏旁篆籀之字，有可補《說文》所未及者。」〔註35〕

其三，官修史書因勒成眾手，以致卒業無期：阮元《重刻舊唐書序》云：「誠以官修之書，人心不齊，議論多而成功少，每致卒業無期，故但能略舉大端開其門徑而已；後人若不由一反三，因源及委，其何以成前賢未遂之志哉。」〔註36〕

其四，一人之傳，必參酌群書而後定：阮元《校刻宋元鎮江府志序》云：

〔註31〕阮元：《學經室集》（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5月），頁1023。

〔註32〕阮元：《學經室集》，頁38。

〔註33〕阮元：《學經室集》，頁38。

〔註34〕阮元：《學經室集》，頁691。

〔註35〕阮元：《學經室集》，頁637。

〔註36〕阮元：《學經室再續集》，卷3（百部叢書集成本，臺北：藝文版），頁20。

「讀史者憚於鉤稽，往往沿訛襲謬……是故一人之傳，必參酌群書而後定。」

〔註37〕

歷代史學家之中，阮元最推崇北宋的司馬光，對《通鑑》學的撰著，阮元亦知之甚詳。阮元《通鑑訓纂序》云：「北宋學者當推司馬溫公，于經史皆最淳正。公于經未有成書，僅成《類篇小學》一書。若以公之識力，開宋之經學，則其流派必更淳正矣。公于史成《資治通鑑》、《通鑑》之後，爲此學者，若王應麟之《地理》，史炤之《音釋》，司馬康之《釋文》，胡三省之《注》，嚴衍之《補》，皆于此書爲有功。至于溫公，當日領袖群賢，博采載籍，斟酌異同，棄取裁截，後之學者，望洋而歎，幾不盡知其所由來，安能全見其命意之所在？且其中有無差異，又安能是正乎？」〔註38〕

至於清代史家，阮元則推尊王西莊（1722～1797）、錢辛楣（1728～1804）、邵晉涵（1743～1794）及江鄭堂（1761～1831）四人。下文臚列阮元對這四位史家的評語：

阮元《王西莊先生全集序》云：「先生自歸田後，以經術文章發海內者數十年，大江南北承學之士知究心經術者，實奉先生與竹汀少詹爲歸焉。」〔註39〕

阮元《十駕齋養新錄序》：「國初以來，諸儒或言道德，或言經術，或言史學，或言天學，或言地理，或言文字音韻，或言金石詩文，專精者固多，兼擅者尙少，惟嘉定錢辛楣先生，能兼其成。」〔註40〕

阮元《四史疑年錄序》：「書之性近於史，史傳中遙遙華胄，瑣瑣姻亞，常娓娓言之，欲於史有所請業。予檢錢辛楣先生《疑年錄》付之曰：『易廣求之』書之乃由兩漢迄于兩晉，求之得數百人，寫成七卷。」〔註41〕

阮元《南江邵氏遺書序》：「先生（晉涵）本得甬上姚江史學之正傳，博聞強記，於宋明以來史事最深，學者唯知先生之經，未知先生之史也。」〔註42〕
阮元《通鑑訓纂序》：「江君鄭堂，專治漢經學，而子史百家亦無不通，于《通鑑》讀之尤審，就已意所下者抄成《資治通鑑訓纂》若干卷，皆取其所采之本書而互證之，引覽甚博，審決甚精。」〔註43〕

〔註37〕 阮元：《學經室再續集》，卷2，頁31～33。

〔註38〕 阮元：《學經室集》，頁556。

〔註39〕 阮元：《學經室集》，頁544。

〔註40〕 楊翼驥，孫香蘭：《清代史部序跋選》（天津古籍書店，1992年4月），頁257。

〔註41〕 阮元：《學經室集》，頁558。

〔註42〕 阮元：《學經室集》，頁544。

〔註43〕 阮元：《學經室集》，頁556。

阮元教訓學人讀史，應先讀《資治通鑑》及《文獻通考》二書，阮元嘗言：「少年科第，往往目無今人，胸無古人，最是誤事，但既登館閣，勢不能重入家塾，再為枕經墊史之功，計惟留意二通，庶知千百年來理亂之原，政事之跡，可備他日出為世用。二通者，《資治通鑑》、《文獻通考》也。」〔註44〕阮元對二通的史學價值，既謂可知千百年來治亂之原，又謂可備他日出為世用，由此而間接證明：阮元推崇經學，但亦不廢史學。

筆者最後引阮元《己未會試策問》的其中一問，作為阮元考察吾國史學的總結：「問正史二十有四，應補撰注釋，音義者何？書表志與紀傳並重，孰詳孰闕歟？儒林，文苑，道學應分應合歟？《史通》所論，得失參半歟？編年與紀傳分體，《資治通鑑》前何所本，後何所續歟？二劉，范祖禹，胡三省輩有功司馬者何在？紀事本末體何所做？袁樞以後誰為繼作？《通鑑綱目》何所裁別？夫經述修治之原，史載治亂之蹟，疏於史鑑，雖經學文章，何以致用耶？我朝史法遠邁前代，《舊唐書》、《舊五代史》備列于正史，《御批通鑑輯覽》及《評鑑闡要》，欽定《明史》及《通鑑綱目三編》，于宋，明閏位並存年號，以示大公，『遜國』、『復辟』、『議禮』三大案皆有定論，直紹《春秋》，以垂教萬世，諸生能講貫條舉，徵體用之學歟？」〔註45〕

三、阮元性道之學的研究

作為儒家孔子、孟子的後進，阮元在《詩書古訓序》開宗明義說：「萬世之學，以孔孟為宗；孔孟之學，以詩書為宗；學不宗孔孟，必入於異端。孔孟之學所以不雜者，守商周以來詩書古訓以為據也。」〔註46〕

阮元認為「是周時孔孟之引訓於詩書，猶今人之引訓於《論語》、《孟子》也。試觀孔子最重孝道，孝道推本文王周公——孟子最重性善，性善推本於孔子，孔子推本於詩。」〔註47〕

阮元的性道之學，綜而言之，包括下述各個方面：

1、弘揚孝道

嘉慶3年（1798年），35歲的阮元在浙江使院撰《曾子十篇注釋序》，阮

〔註44〕吳楓、劉乾先：《中華野史大博覽》上冊（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92年8月），葉廷琯：《歐陂漁話》卷1，阮元論二通，頁801。

〔註45〕阮元：《學經室集》，頁575～576。

〔註46〕阮元：《學經室續集》，卷1，（文選樓叢書本），頁40。

〔註47〕阮元：《學經室續集》，卷1，（文選樓叢書本），頁41。